

來了這麼多同修，我就得表示感謝，大家日思夜想的劉老師今天就閃亮登場。我知道很多同修非常想見我，我和你們的心情是一樣的，我也想見大家。但是人出名了，名氣大了，就身不由己，請同修們能理解我的心情和處境。不是劉老師出名了，架子就端起來，沒什麼架子，反正就是爹媽給這個好身板，腰板溜直，但是這不是架子。大家看我剛才沒有拜佛，只是合十，因為胳膊受傷以後到現在，唯一影響我的就是不能跪下拜佛。跪下可以，站起來困難，這個胳膊沒有支撐力。所以同修們今天看到我，也就不要再為我擔心，雖然受了點小傷，但是它對我沒有什麼大影響，西方極樂世界不能因為這個胳膊受傷，我就去不了，肯定是要回家的。我們在座的同修們，我相信你們也能回家。

我這次來香港，沒有計畫、沒有安排。這次師父過生日，我真是沒有想過來，因為什麼？我上次離開香港到現在是三個多月的時間，我想我今年肯定還要來香港，但是不是現在來，什麼時候來沒有確定的計畫。但是這次為什麼來？昨天我見同修們我跟大家說，我說是阿彌陀佛把我派來的，觀音菩薩把我招呼來的。因為我每天的日程就是聽經念佛，昨天我跟大家說，我說有的同修問我，劉老師妳早課怎麼上、晚課怎麼上？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，從我學佛那天起到現在，我就從來沒有過早課，也沒有晚課，我不知道這早課怎麼做、晚課怎麼做。後來我給自己起了個名，我說我這叫日課，沒有早課、沒有晚課，我這是日課，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上課，所以這個日課它自然把早課和晚課也都包括進去了。有的同修很好

心，對我說，妳說話要注意影響，妳現在是名人，人家問妳有沒有早課、有沒有晚課，妳就說妳有就完了。我說那不是撒謊騙人嗎？我說人家要問我，劉老師妳有沒有早課、有沒有晚課？我說有。那人下一個問題又說，妳怎麼做？我說現編來不及了，所以我還是如實的跟大家說，我怎麼做的我就怎麼跟大家說，做對了是我認識對了，做錯了是我認識錯了。人一定要活得真誠，不可以說謊話騙人。

這次來香港的因緣，就是大約是二月中旬，有一天我在聽經，這時候突然就好像是誰給我出了八個題目。我這個感覺是從一九九一年開始的，就是那種感覺我看不見、聽不見，但是我知道，到現在還是這種感覺。如果你讓我說得更具體，我也說不出來。給我出了八個題，當時我就想，我得把它記下來，至於幹什麼用我不知道，以後再說，我當時就這樣想。第七個題我記完了，第八個題我沒記，我老伴就喊我有事，我就過去照顧他去了，等把我老伴的事安頓完了我再回來，第八個題就沒了。到現在為止，第八個題是什麼我不知道，想不出來。所以我這次來香港講課是講了七個題目，這七個題目就是二月中旬，應該這麼說，我認為是佛菩薩給我的。我講課這七個題目不是我想出來的，也不是我編出來的，最後第八個題沒有，想不出來了，所以我這次來就是講七個題目。最後我給自己做了圓場，我說大概七是我們佛門的一個圓滿數字，所以這第八個題就不用了，我就講七個題。今天這節課是我這次來香港的最後一節課，明天我就開始往回返了。

今天講課這個題目是，「落葉歸何處，根在極樂邦」。就是我講課這七個題的順序都是人家安排好的，不是我自己排的，所以最後一個題目，我想這個很好是不是？最後回歸到極樂，告訴我們，根在極樂邦。今天我就跟大家匯報一下這個題目我有哪些內容，也

是我的學佛心得。來一次不容易，見一次不容易，說不定這次見了以後，有的同修還有機會見，可能有的同修就沒有機會見了。因為全國各地的同修有很多想到哈爾濱去見我，但是去了見不到，請你們大家千萬別費時、費力、費工夫的去哈爾濱找我，找到哈爾濱你也找不到我，哈爾濱的同修都不知道我住在哪，你說你們去了上哪找？我真替你們擔心，去了以後找不到、見不到，你們還會很傷心的、很失望的，所以千萬別去，是不是？你喜歡看劉老師，劉老師長得漂亮，你就看光碟，天天看，你願意看多長時間就看多長時間，你願意聽劉老師說，那你看光碟我在滔滔不絕的說，你打開光碟又能看又能聽，一舉雙得，你說那有多好，你幹嘛那麼費勁？

今天坐在這裡，大家看到真的了，以後互相轉達一下，那個真老師和光碟上那個劉老師一模一樣，還是那個傻老太太，土氣包子，就是土裡土氣一個老太太，大家一轉達就好了。前兩天有個同修跟我說，劉老師，我認識一個八十來歲老菩薩，每天在看妳的光碟，妳說她看妳哪？我說我也不知道。當時我就想，看我就是看這個人。她說不對，老菩薩專門拿放大鏡看光碟妳那個耳朵，說劉老師耳朵大，告訴這位同修，你這次去香港如果見到劉老師，一定要替我摸摸劉老師的耳朵。我說那好，趕快摸，可見老菩薩多麼喜歡我。我真是想，為什麼一個土裡土氣的老太太這麼有魅力，我真是非常非常感動。我的性格是非常內向的，現在坐在這裡能跟你們說這麼多，我今天跟同修說，我說我這兩天來跟大家說的話，可能是我一年都說不出來，我在家裡基本上是無話可說。我的護法居士上我那去，按她們的話說，譬如大雲說，我們上劉姨那去，劉姨都不搭理我們。真是這樣的，這不是說謊話，沒什麼話可說。我該聽經聽經，我該念佛念佛，你來了就來了，走了就走了，反正到時候吃飯，你餓不著就行了。你們要做飯的，我更歡喜，我吃現成的，就是

這樣的。所以同修們互相轉告，劉老師挺好，身體恢復得不錯，不是說身體恢復不錯，應該說這胳膊恢復得不錯。現在除了不能正常的伸直以外，因為它是用三塊鋼板固定的，胳膊不是摔斷了，是摔碎了，所以是三塊鋼板固定的，用鋼釘固定的，外面縫針也像鋼線似的。為了能夠勸小刁別老哭鼻子，她心疼我，我就告訴她，我說妳知道嗎，我這個胳膊是阿彌陀佛給我的金剛神臂。妳看名符其實，鋼板、鋼釘、鋼線，所以是金剛神臂，我說妳想要還沒有。所以對這一切都要坦然面對，不管遇到多麼大的磨難、苦難都要樂觀。

學佛就應該是樂樂呵呵的，一天愁眉苦臉的不是我們學佛人的精神面貌。我每到一地，我就想把我的快樂帶給大家，讓大家來分享。如果不是這樣，你們也不能老這麼想這個劉老師，因為我說，我就是佛友們的開心果。我一來香港，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的同修們特開心，說劉老師，我們可盼妳來了，一聽說妳要來了，我們都掐著手指頭算還有幾天才到。來了我就說，開心果老太太又來了，給大家帶來快樂、帶來笑聲。學佛別死氣沉沉的，我就摔到這個慘樣，我也沒愁眉苦臉過，我天天笑呵呵的。給我這兩個護法居士急得夠嗆，一個急得直哭，一個急得直要找師父，跟我說，劉姨，快點找師父。我說不用，不能麻煩老人家。我說我找師父，師父也告訴我念阿彌陀佛，我說一定念阿彌陀佛把它念好。現在事實證明，我這個胳膊摔到那種程度，從來沒疼過，第一大奇跡。我們在座的我不知道有沒有同修胳膊、腿哪骨折過，我不知道你們疼不疼，反正去年的六月七號摔傷，到現在還沒疼過，我認為還沒到期，說得人家大夫都笑我，這傻老太太。我認為骨折是不是有一定期限，我做完手術還沒疼，我說大夫，什麼時候開始疼？啥時候到期？大夫瞅我就笑了，說老太太妳屬於特殊情況，過期了，不疼了。所以我這來，你摔碎了也是特殊情況，它也不疼。另外做那麼大的手術，

純手術時間是二小時二十七分鐘，沒有用藥，術前沒用藥，術後沒用藥，所以我把藥費都省了。為什麼我開玩笑逗小刁？我說阿彌陀佛說了，這老太太窮颼颼沒啥錢，給她藥費省了，現在藥費挺貴的。所以我就術前術後沒用藥，術後所謂的給我換藥是換紗布，紗布上啥也沒有。我那個刀口非常長，一共縫了二十九針，就這麼一個大手術。醫生說，妳摔的這個部位，摔的這個程度，這屬於我們骨科的大手術，妳什麼藥都不能用，真難為我們，怎麼辦？我說到時候就有辦法了，你該手術，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。結果這手術就這麼下來了，而且好得這麼快，一點罪也沒有遭，所以我是有傷無痛。現在我面對面的跟你們說，一句假話沒有，就是這樣，為什麼能這樣？阿彌陀佛，就這一句佛號，就是好使。有的同修可能說，劉老師在妳那好使，在我這不好使，為什麼？我說你心不誠，誰心誠誰好使，誰不心誠誰就不好使。

這就算我今天這堂課內容的一個小開場白，因為大家這麼想見我，見著了，我得給你們交個實底，是不是？一個是看劉老師確實是精神狀態不錯，走道還那麼精神，說話還是那麼利索，所有一點稍微不太得勁的就是這胳膊它伸不直。伸不直就伸不直。小刁老說，大姐，找個機會去把那鋼板拿出來，讓這胳膊伸直了。我說不用拿，拿出以後就沒有那個派了。我說什麼派？周恩來總理那個派。我說周總理跟我一樣，就是這個胳膊，就是這個彎度，我說我現在這個形象就是當年周總理那個形象，多好！不用拿了，一拿費勁，不能用藥，妳再做一次手術，難為人家醫生是不是？妳覺得妳啥事沒有，醫生還怕，這麼大的手術不用藥，那可怎麼做？真是難為人，我說別增加負擔了，這個鋼板既然是神臂，金剛神臂，拿出去它就不是金剛神臂了，是不是？咱就接著放裡，到往生極樂世界的時候說不定這個東西還會有用。就是這樣，我有時候我也想，阿彌陀

佛給我這個金剛神臂肯定是會有用處的，後來我自己就想有什麼用，對我自己來說無所謂，只要為眾生有利就好。後來阿彌陀佛看這個老太太太傻了，她心很善良，那就告訴她，就這麼說的，「給妳一隻金剛神臂，力大無窮威力無比，一切眾生皆受益，妳就是妳，妳不是妳」。我也不知道這段話是啥意思，反正就這麼告訴我的，所以這個金剛神臂是為眾生服務的好東西，咱們得繼續這麼保留著。

如果說開個玩笑，就是上次在香港我參加《大經解演義》分享報告會的時候，有同修不是提出來嗎？遞個條子說劉老師，妳那小手可管用了，妳揮一揮，我就上極樂世界去了。我看到這個條子以後，你說怎麼辦？我不揮，同修很失望，說你看劉老師真難求，就讓妳揮揮手，妳就揮揮。我說我要真是這麼揮揮手，我是誤導眾生，不是那麼回事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揮揮手就好使了，你們誰也不用修行了，就坐下來等著，到時候劉老師一揮手，你們都去極樂世界去了。我說這不是騙人嗎？但是為了滿大家的願，我說明了，我說這個是為了滿你們的願，讓你們來趟香港見劉老師一面，讓你們開心快樂，所以我就揮揮。我記得那次大約是兩千人左右的會場，我就坐在台上揮揮手，這滿場都轟動了，我在台上一揮手，台下兩千人一齊揮手，那個場面非常壯觀。說實在的，那個場面也很少見，當時我感覺到，真是滿屋都是蓮花，它那個大空間，就是大蓮花、小蓮花，數不清的蓮花。當時因為我看不見，我只是一種感覺，我就想，這次來參加這個法會的同修可真是機會不錯，有這麼多蓮花。我當時心裡就默默的說，蓮花愈多愈好，最好是讓在場的這兩千名同修們都有一朵蓮花座，這朵蓮花就是他們將來回歸極樂的蓮座，我就是起的這個意念。你們也不要羨慕他們，咱們也不比他們差，剛才我在後台，咱們有同修告訴我，劉老師，這個蓮花可多可多。

了，就咱們現在也是滿屋都是蓮花。我們有的同修可能看得見，有的同修可能看不見，沒關係，看見有你的分，看不見照樣有你的分，就是我們看不見的無量無邊的眾生也都有分，我們只要真心誠意的念這句阿彌陀佛，將來我們一定都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一員。

現在我們就開始講這節課的正題，「落葉歸何處，根在極樂邦」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經常會說到關於落葉歸根的問題，今天我也想藉這個機會，談談關於落葉歸根的問題。因為現在人人都涉及到這個問題，我們也有葉落的時候，我們往哪歸？包括一些修行非常好的老修行，甚至一些高僧大德也涉及到這個問題，往哪落？現在這個問題講明白了，咱目標明確就不猶豫了，就是把我自己修學過程當中的一些體會跟大家交流一下。

第一個，我想說說魂歸故里與性歸西方。這個問題純粹是我個人的學習體會，我想這個落葉歸根分幾個層次說，我是這樣認識的。第一個層次是從咱們俗家來說，俗家來說我給它歸納四個字叫魂歸故里。譬如說我記得看過一些電影或者電視劇，什麼內容？就是我們中國同胞到南洋去謀生，但是不管他在南洋待了多少年，他是發達了也好，還是窮困潦倒也好，到他年老的時候他一定想要回到自己的故鄉。有些時候老人們也說，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鄉，埋也要埋在自己的祖墳裡，這叫葉落歸根。因為我要分俗家來說和佛家來說，所以我認為俗家的這個叫魂歸故里。我記得小時候，我九歲以前我是住在農村，我們家也有祖墳，那個時候因為年齡小，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，每逢過年的時候長輩們就帶著我們去祭祖。但是我們喜歡盼著祭祖，為什麼？不懂什麼叫祭祖，但是知道那個時候有好吃的。因為農村除了過年以外，平時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，甚至連糖塊都極少見極少見的，就盼著如果過年了要去祭祖，祭完祖那些供的東西，我們這些小孩就可以吃，出於這個所以盼著過

年快點去祭祖。

我記得那個農村的土墳，就是那一個一個墳包包，我看著那個有點害怕，心裡有點犯嘀咕，不知道那裡是什麼東西。就問我爸爸，我說爸爸，這個包包裡是什麼東西？我爸爸告訴我說，這個包包裡就是你的祖先。譬如說，爸爸告訴我，有你的爺爺、奶奶，有你的太爺、太奶，再往上說，一輩一輩的。我說為什麼要埋在這個土包包裡？爸爸說，人死了之後都要埋這個土包包。當時我記得跟我爸爸說，我說我不想死，我也不想埋在這個土包包裡。爸爸說，生老病死誰都躲不過，人都有老的時候，都有病的時候，都有死的時候，死了之後都要埋這個土包包。我跟我爸說，我不死，我也不往這土包裡埋。現在回想起來是一種靈感還是什麼，那個時候我肯定是什麼都不懂，現在我想將來走的時候我是坐蓮花到極樂世界，那裡不需要有土包包，所以小時候那個願望我就實現了，我不死。為什麼？我是活著往生極樂世界的，第一條我做到了。第二條我蓮花化生，我不去那土包包裡待著，兩個願望我都實現了。所以說俗家的魂歸故里和我們佛家講的落葉歸根，它是有兩層含義的。

老法師講經的時候曾經講過什麼叫靈魂，大家記不記得老法師講什麼叫靈魂？他告訴我們，靈魂就是迷魂，這個魂它是迷魂，靈性是你的自性。所以說魂歸故里是你這個迷惑的魂它回家了，你那個自性沒有回到這個地方來。在這裡我給大家講個真實的故事，我因為在省政府工作二十年，因為工作關係我要到各地市去跑，說大一點就什麼檢查工作，就這個。我們黑龍江省一共有十三個地市，所以做為省政府的一個部門就涉及到你這個部門的工作，每年都要上地市去跑幾趟。就因為工作我認識了外地市的一個老大哥，就純屬於工作關係，原來一點不認識的。不知道多生多劫是一種什麼緣分，第一次見到這個老大哥以後他就特別喜歡我，他當時是一個工



廠的宣傳部長，後來是工會主席，不單他喜歡我，他把我領到他家去，他老伴比我這個老大哥還喜歡我。因為我不是有個姐姐嗎，我沒有哥哥也沒有弟弟，這大哥大嫂就說：素雲，這回咱們有緣，妳就算認識了一個親大哥、親大嫂。所以後來他們一直把我當成親妹妹，我也一直把他們當成親哥哥、親嫂子，處得相當相當好。好到什麼程度？每次我要去的時候，事先知道了，把我所需要的一切生活日用品全給準備齊，一樣都不帶缺的。所以大哥大嫂說，素雲妳到這兒來出差，妳什麼東西都不用帶，我們都給妳備齊。尤其是那個時候，我是一九八四年調到省政府的，那個時候八十年代我沒有吃素，那時候我還沒有信佛，所以那個時候我是吃葷。去了以後，大哥大嫂就問我，素雲妳喜歡吃什麼？我說我想不出來，我也想不出來我喜歡吃什麼，我也想不出來我不喜歡吃什麼，我說你們做什麼我吃什麼。結果每次這個大嫂都給我做十個菜左右，你說對我好到什麼分上。我吃的時候，老兩口不動筷，他倆就坐那瞅著我吃，我還不好意思，我說大哥大嫂你們怎麼不和我一起吃？大嫂就說，妳先吃，我們先看著，妳吃完了我們再吃。我尋思人家這是有什麼特殊規矩，我就先吃，大哥大嫂坐著瞅著我。後來我問大嫂，我說這是什麼規矩？我大嫂說，素雲，沒啥規矩，妳大哥給我的任務，讓我負責看著妳，這頓飯這十來個菜妳哪個菜夾的次數多。妳哪個菜夾的次數多，就說明妳喜歡吃哪個，下次還給妳做這個菜。我說你們發現了嗎？我哪個菜夾得多？大嫂說，發現了，排骨燉豆角，說這頓飯，排骨燉豆角這個菜妳是吃的次數最多的。一看我夾的次數多了，老兩口都拿筷子給我夾這個菜，所以那一大碗排骨燉豆角那一頓基本讓我包了，第二頓還得給我做，而且是早晨先上市場去買這新鮮的。這個老大哥、老大嫂就對我好到這個分上，所以我想可能我來到這個人世間，雖然倔，但是人緣還不錯，這半道上因為

工作關係認識一個老大哥、老大嫂能對我這麼好。

他們當時沒有什麼宗教信仰，後來因為受到我的影響，那個時候實際我也沒有信佛，我是一九九一年開始請觀音菩薩的！這個時候我再去，我就告訴他們，我請觀音菩薩了，觀音菩薩多麼好，我信佛了。兩個老人家他們比我大個二三歲、三四歲這樣，就說素雲信佛，咱倆也得跟著信佛，所以兩個老人家也開始信佛了。問我，素雲妳說我請誰？我說我請觀音菩薩，你也請觀音菩薩。結果老人家就可遵照我的話去辦了，也把觀音菩薩請回去了，就這樣。後來到了二〇〇八年，因為這時候我已經退回家了，有病那幾年我就去不了了，等到二〇〇八年的時候我突然得到一個消息，說這個老大哥病重了，我就趕快買個火車票就趕過去了。但是也沒趕趟，就我得到消息的那天早晨七點鐘左右，我這個老大哥走了。我是當天得到他消息的，但是我知道的時候，我不知道他走了，告訴我他病危，我就趕快奔過去，到那一看人已經走了，都送到殯儀館去了。第三天出殯，一直到入土安葬，這個中間的火化過程我都一直跟著。我心裡特別難過，對我這麼好的一個老大哥，他走的時候我一點忙沒有幫上他，我就心裡特別難過。可能一種心靈的感應，所以，你們要問我說，劉老師妳告訴我們，人到底有沒有靈魂？我不怕人家說我迷信，我告訴你們有靈魂，人確實有靈魂，為什麼？安葬我這個大哥的過程當中我就感受到了。在這之前我不知道，因為那天，出殯那天特別冷，他是十一月一號走的，十一月三號下葬。因為他是買個公墓，天氣很晴朗，就是非常冷，北方那個時候是很冷的，然後火化完了以後裝到骨灰盒裡送到公墓，就放在它那個，我就給它起名叫小洞洞裡，就放在那裡。就在那之前，天氣非常好，除了冷之外沒有別的，就在給他要把骨灰盒往這小洞洞裡放的時候，如果說一瞬間，可能速度太快了，就那麼一會工夫漫天大雪，對面

不見人，那個風都打著旋的。當時很多人都跑到車裡去坐著去了，我站在距離他那個墓地大約也就三、五米遠，你都看不著他那個墓地，那個雪就能下到那個分上。說實在的，當時我是聽到了還是沒聽到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看著我大哥那個眼神瞅著我，有一種哀怨的感覺，好像是說，素雲救救我，救救我。當時我一激靈，我不知道怎麼回事，等我回來之後我慢慢的知道了，我大哥讓我去救他。所以大哥走了這幾年，我是能做什麼我都為這大哥做了，我覺得現在我大哥應該是安息了。因此我說，我們講魂歸故里不是一點道理沒有的，這個人走了以後他這個魂也往他的家鄉奔。

我們中國人所說的落葉歸根還有另外一層意思，就是從佛法這個層面講，我給它起個名叫性歸西方。我們修學淨土法門的同修們，將來我們往生那一天是你的自性回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不是這個迷魂，這就是俗家講的落葉歸根和佛家講的落葉歸根的根本區別。學佛人歸的不是魂，歸的是性，我們學佛就要去我們應該歸的地方，我們如果是堅定不移的把修學淨土法門這條路走下去，將來我們一定去的地方，歸根是會歸到西方極樂世界。我再跟大家說，譬如說我們的心是起非常非常重要作用的，尋根問祖這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特性，也是我們祖傳下來的，是我們老祖宗留給我們盡孝道的一個方式方法。

我給大家，第一次跟大家披露一件事情，去年清明節前正趕上我在香港，但是我回去的日期是七天，我等不到清明節，我也沒想清明節在香港這面過，或者是參加什麼活動。我就想七天的時間到了，我就按時回哈爾濱。有一天在中午用餐的時候，我們和師父都坐在一張桌上，因為是一個圓桌，師父坐這個位置，我在師父的這一側，師父的另一側就是師父的弟弟和弟妹，大家都知道師父的弟弟徐教授，兩個老人家我在這兒已經見過幾次了。當時在用餐的過

程當中，師父就和他弟妹、弟弟說話，說的內容就是問他們兩個，你們什麼時候回去祭祖掃墓？弟弟和弟妹就跟師父說，他們準備什麼時間過去。當時我就有個說靈感也好，還是感覺也好，我就覺得師父老人家想回去祭祖。這是我當時就忽的那麼一個念頭，我就盯著看師父的表情動作，看他那個眼神，體會到老人家那種心情。但是我什麼都不能說，因為師父在那個飯桌上沒有說，跟他弟弟、弟妹說你們回去我也回去，師父沒有說這句話，但是給我感覺師父內心有一種強烈的渴望，他想清明節回去祭祖。但是這個事不是我劉素雲有能力安排的，所以我只好默默的埋在心裡，我什麼都不能說。

那一次是實際禪寺的住持，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位住持師父叫什麼名，我腦袋就這些我都記不住，我們兩個住屋是鄰居，這個事也就是師父在吃飯的時候問他弟弟、弟妹的這一天，回去以後這個師父就跟我說，劉老師，有件事情想跟妳請教請教。我說師父不要這麼客氣，什麼事情？他說，師父清明是不是想要回去祭祖？因為當時用餐的時候這個法師他就在當場。我說對，我說你感受得對。他說劉老師，妳說怎麼辦？我說，如果你有能力，你安排師父回去祭祖，這個確實很冒險，我跟師父說。他說劉老師，妳給我說說路子，怎麼個安排法？我說這樣，第一條絕對保密。我說我可有絕對兩字，能一個人知道絕不要兩個人知道，能兩個人知道絕不要三個人知道。第一條，我說師父你能不能做到？他說劉老師，妳說我信，我能做到。第二條，絕對保證師父他老人家的安全，我說這條你能不能做到？他說這一條能做到，但是得努力。劉老師妳給我說說，具體怎麼個做法？我也不知道我哪來的靈感，我哪安排過這樣的事情？我就跟他說，我說師父這樣，現在只有你知道、我知道，當時和師父住一個屋的還有一個居士，他後來也過來了，所以就我們

三個人知道，我說既然就我們三個人知道，到師父出發之前就不需要第四個人知道。我說你這樣做，現在你就回實際禪寺去給師父安排，安排好了之後你來接師父，然後才說師父要去祭祖，必須神速，速戰速決。我說，說了要師父去祭祖，立馬買飛機票就飛過去，而且不要直接飛到目的地，中間隔一段距離，晚上晚一點時間到，到那把師父安頓好住下，第二天早晨起早馬上去祭祖，等被發現的時候，不管他誰發現了，咱們祭祖完成，已經返程了，這個事就行了，既保密又保證了師父的安全。所以那個事做得相當相當成功，這個師父就按照這個路線圖走的。

我記得我昨天我和咱們胡居士坐在我那屋裡，我倆閒聊的時候，我說這是我第一次告訴妳，我說這個事，我說去年師父回去祭祖，妳知道誰安排嗎？她說誰安排的？我笑了，我說我安排的，現在我可以不保密了。她當時眼睛就瞪圓了，是嗎？真不知道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我想，師父他老人家去年回去祭祖以後，你們注意沒有，因為那兩天大雲就跟我說，劉姨，師父這兩天不知道為什麼沒講經？我心裡就有數了，那就是成功了，這個家鄉之行成功了。我不能跟她們說，我說可能有什麼事。等師父祭祖回來之後，如果你們現在回去翻一翻那張光碟，老人家笑容滿面，我一打開這光碟，我就覺得師父那個細微的皺紋裡都藏著微笑，老人家太開心了，真是這樣的。然後那天講經一開始，師父就向大家報告，清明我回去祭祖了。你想想老人家的的心情，一愛國，二愛自己的祖宗，多麼可親可敬的一個老人。

還有就是二〇一〇年四月四日，我來香港第一次見師父，第二天師父啟講《大經解演義》，有香港同修問我，劉老師，為什麼師父的計畫改了？原來不是這個時候啟講。我說我哪知道，香港我誰都不認識。後來我問師父，我說師父，為什麼要在四月五號清明節

這天，要在香港啟講這部大經？師父給我的回答是，就是要減少災難、減緩災難，所以把當時正在講的《華嚴經》放下了。我說為什麼要選在香港？師父說，離祖國近一點，人民會受益的。這句話絕對對我是一種震撼，不管他的境遇多麼艱難，他想的是祖國、是人民。所以為什麼我從見著老法師第一面開始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可以這樣說，全國公開這麼讚歎老法師的大概我可以說，就目前來講我是第一人，因為我不是道聽塗說的，我是親自見老法師，親身感受到老法師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，我才這樣說。我這個人就是這樣，優點就是我敢說真話，我不怕什麼攻擊，我也不怕什麼陷害，無所謂。昨天我跟同修們見面說了，我說有一天我真是被人家如何如何了，感恩他提前把我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我就把我這個肉身，我姐姐往生前告訴我，她這是肉殼殼，我說我這個肉殼殼，被他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，我這肉殼殼不就不存在了！我說又換了一個身。我那個身可比這個肉殼殼身強得多得多了，那是紫金身，那多好！你說送我去極樂世界的人，我怎麼能恨他，怎麼能怨他，我真的深深感恩他。

老人家的愛國情懷，回歸故里的這個情懷，落葉歸根的這個情懷，你時時都能體會得到。因為我這次來香港是第八次，也是我第八次見到師父他老人家，我就時時刻刻感受到老人家的那種愛國情懷，那種像落葉歸根的情懷。所以有時候看到師父這樣，我都覺得心裡很酸，我就想，老人家這個理想、這個願望是符合人之常情的，我想總有一天老人家會實現他這個願望的。我能體會到老人家的心情，因為我每年清明我也祭祖去，我們北方叫掃墓，我公公婆婆的墓地是在老家，在吉林那面，清明節我都回去掃墓。爸爸媽媽是在背蔭河，有一個松鶴軒，是在那兒一個公墓，爸爸媽媽是在那兒。所以每年清明我要分頭去祭拜，去給他們掃墓，實際上也就是去

看看老人家。

去年我回去給公公婆婆掃墓，我就說說那種心情。去年的雪下得特別得大，我們去掃墓的時候，因為公公婆婆的墓它是在一片地裡，在一個地的中間，那個是種莊稼的地，所以下雪以後開化了，陷得多深？我弟弟給我們每個人準備一個高筒的雪靴子，都到膝蓋那個筒，就是我們一腳踩下去，那個稀泥和水馬上就灌到那個靴子筒裡去了，你說陷得多深。基本上是陷在膝蓋，就我這個身板，我這個腳陷進去以後我拔不出來，兩個腳同時陷進去了，就是我弟弟得先幫我把這個腿薅出來，給我擺一個地方，然後再給我薅這個腿，再擺個地方，就這樣前進，大約能有二、三百米遠。最後我弟弟、我妹妹、我弟妹、我老伴，我們五個人，我們五個人全都變成了泥人，為啥？除了我這個弟弟四十幾歲年輕力壯，沒摔跟頭之外，我們就是在那個泥裡連拔帶爬，反正連滾帶爬，就這麼的才到那個目的地，全身都是稀泥。後來等我們往回返的時候得坐車，因為我弟弟開車我們去的，這滿身泥，這咋往人車裡坐？後來我們乾脆把外衣全都脫掉，捲個袋攔塑料袋提溜著，我們就這麼的。他們說太狼狽了，穿條線褲坐車，就這麼回去的。我們五個人就在墓地裡祭拜了以後，供品都供好了，我弟弟妹妹他們說，嫂子叨咕叨咕。我說叨咕了，我心裡叨了，都上極樂世界去，我就跟弟弟妹妹這麼說。就那麼稀泥地，趴地下磕三個頭，就這樣。站起來以後，我們幾個你瞅我，我瞅你，那臉都是稀泥，那真是狼狽極了，我們幾個全笑了。我說，老祖宗們可高興了，我說老祖宗們都說，這幾個孩子真不錯，摔得像泥猴似的，還沒忘了給我們磕頭。我弟弟說是嗎，嫂子？我說是，他說那我明年還得來。因為我這弟弟是在上海工作，他每年都是專程請假回來祭祖，真是挺不錯的，現在年輕人能做到這一點，我挺讚歎他。

因為我去祭祖有這種體會，所以我就能體會到咱們師父他老人家回去祭祖那種心情。我們做為晚輩，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宗，一定要想，沒有祖宗就沒有我們，是不是這樣？千萬不能忘掉祖宗的恩德。我們做好了，也是給子孫後代做一個榜樣，讓他們向我們學習。如果我們對祖宗一點感覺也沒有，連認祖都不認，有的人就說，什麼老祖宗，我連看都沒看見過，我不認識他們，他們和我沒關係。這個話我都親耳聽說過，所以我就想，老祖宗們有這樣的不孝子孫該多麼傷心。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大問題，魂歸故里與性歸西方。

第二個大題，我想講一講，無爭無求，一心向佛。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？就是咱們不是要性歸西方嗎，你怎麼個歸法，你具備什麼條件你才能性歸西方？所以我這個題就是無爭無求，一心向佛。現階段來說就是要好好學佛，怎麼叫好好學佛？我給它概括起來就是學佛要學得像。我們每個人都對比自己一下，你看看你學佛這麼多年，可能有些老修行修行十幾年、二十幾年，甚至更長一點時間，你掂量掂量，咱們都是學佛，你也學佛，我也學佛，他也學佛，你學得像不像？我學得像不像？光學不行，得學像，不像那就是假學。如果說學得不像，是什麼樣？就是重形式，不重實質，那就叫學得不像。這個他有什麼表現？就是經常表決心。我記得以前上班的時候搞個什麼活動都表決心，就像說誓詞似的，現在我們從學佛叫發願，就是有些人總是愛表決心，我一定如何如何，一定如何如何。你從一個側面看，他發願很大，信願很堅定，但是你再一看他的行為和他說的對不上號。所以我說這個光喊口號，唱高調，這個不行，不好使，必須得來真的。有同修說，我也想學佛，我也想去極樂世界，但是我不知道從哪下手。這確實是個實際問題，怎麼個學佛法，從哪下手好？我說我自己的經歷供你們參考，有可借鑒的地方你們就借鑒，不可借鑒，你們不要學我這個。



我有這幾點，第一條，我是從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，我是從這下手的。這個也可能是阿彌陀佛特別眷顧我，從小就給我這麼一個性格，我從來不知道爭，從來不知道求，什麼都可以讓著人家，不管是家裡、外頭，我都可以做到這點。我為什麼要把這一條做為我學佛的第一位重要的事情？因為於人無爭、於世無求是我七十年來做人的一條基本準則，我做到了，我受益了，我成功了。我把成功的東西展現給你們，師父讓我給大家做樣子，我認為這一條是我比較成功的地方，我就如實的向大家報告。如果適合你們，你們就照著這個做；不適合，你們有自己的方式方法，當然那更好。如果說是祕訣，實際是公開的，沒有什麼祕密，我這個人就是透明的，沒有隱私、沒有祕密。每一句話，如果你們了解我的為人，每一句話都是真的，都是可信的。

這麼多年我沒求過什麼，沒爭過什麼，我記得爸爸媽媽去世以後，我姐姐跟我說，小雲，爸爸媽媽走了，留了點東西，咱倆分分。我就笑了，我說姐，妳始終是和爸爸媽媽在一起，爸爸媽媽所有的東西都歸妳，我一點不要。我姐姐說不行，我得跟妳叨咕叨咕。你不讓她叨咕，她還不安心，我說那妳就叨咕都有什麼。我姐姐跟我說了，什麼？一個掛鐘，掛在牆上滴答滴答那掛鐘；一台爸爸上班的時候騎過的自行車，我記得是飛鴿牌的；還有一塊我爸爸戴的手錶，是上海牌的好像是；還有一台老式的縫紉機，還有一台九吋的小黑白電視，還有一千塊錢。這些是我爸爸和我媽媽留給我們的遺產，現在要跟大家說，是不是簡直是笑談？就這點東西過日子夠不夠都很難說，這還成了遺產，這就是爸爸媽媽留給我和姐姐的遺產。那個時候是哪年？一九八六年，我爸爸走的時候是一九八六年。姐姐說妳是妹妹，妳隨便挑。我說我什麼都不要，姐姐說妳喜歡啥妳就拿啥，我說我啥都不喜歡，這些都歸妳了。我姐說，那我也

不忍心，我說，不是妳不讓我，是我不要。就這樣的我倆就在這個問題上是一點矛盾沒有，就給姐姐，那還需要再分分嗎？

我一看現在可不是這樣，現在可能人東西多、錢多，我那時候錢少我不值得搶，是不是要是我要輪到現在我也得搶？但是我琢磨琢磨，好像現在就再多，億萬家財，我也不會和我姐姐去爭去搶的。因為我這一輩子對兩件事不感興趣，一是官我不感興趣，二是錢我不感興趣，你說是不是這兩項是當代人們最最感興趣的事情？我恰恰不感興趣，所以我就學佛容易成功，我不貪。我從不爭不求這點開始的，我覺得我就受益了。譬如說我們機關三件大事，提幹提職，官升了工資跟著漲，那叫提薪，然後跟著就是分房子爭大面積，就這三件事是我們機關最重視的三件事。每到這個時候，提幹、提薪、分房子，我就觀察這些人的眼睛比平時都大，原來那個小眼睛這時候也變成大眼睛，瞪圓了。我就覺得，心裡暗暗覺得好笑，累不累得慌？有你的分就分給你，沒你分就拉倒，我就這麼想的。後來就分給我房子的時候，因為我平時住的房子，我在沒有上省政府之前我住的是，一開始和我公公婆婆住一鋪炕，北方同修能知道一鋪炕是什麼概念，我公公婆婆、我和我丈夫，我們四口人一鋪炕，中間隔塊板，這是最先的。然後我就升級了，我就住了一個六米的小屋，我婆婆住十米的小屋，這已經升級了。再升級，我住八米的小屋，我婆婆住十二米的小屋。等我住八米屋的時候，我就想了，怎麼這麼大一個房子？等我到省政府，那是一九八四年給我分房子，是一個舊房子，讓我去看，六樓，兩屋一廚，一個小廳。我去看了以後，給我的感覺是什麼？怎麼像皇宮一樣，這麼大？我沒見過這麼大的房子。真是沒有見識，就想這麼大的房子。後來我的同事跟我說，素雲妳知不知道，那房子一個是年頭多，老了，又是頂層樓，漏水，人家誰都不要，人家糊弄妳給妳了，妳傻不呵呵還給

妳高興這分上。我說真挺好的，就現在我兒子住的這個房子，就是我一九八四年當年分的這個，還住著。就這樣，我覺得挺好，也能遮風擋雨，它漏點就漏點，漏點無非是外面雨下大點，我屋裡雨下得畢竟比外面小，這我都滿足了。我告訴兒子、媳婦，擱那個盆，下雨你接著點，這問題不就解決了嗎？否則的話，你是不是什麼煩惱，你看人家住那房子都多大多大的面積，幾套幾套的。我說用不著，你整那麼多還是個負擔，你還得管它，我這多好。

我上一次有個同事他有病，病危，我知道了以後我去看他，他給我講了個故事，他說大姐妳知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記憶猶新，我特別感動，我說什麼事？因為原來我倆是一個處的，他比我小十歲，就像我小老弟似的。他說大姐，那個時候我後來調辦公室當主任，就是我這個同事他調辦公室去當主任，就是升正處級，我當時在監察室當主任。他說分房子，大家想分房子是不是人都守在家裡，等著分給哪個，好挑、好撿，那一次全委就唯一我一個人在外面出差。有的同志好心，知道我傻，就給我打電話，說劉大姐，委裡分房子，妳怎麼還在外面出差不回來？我說事沒辦完。他說等妳辦完，黃花菜都涼了，妳快點回來。我說不用，我說如果有黃花菜，給我留個黃花尾巴就行了，我說誰都不要的那個最後留給我，肯定他得給我一個。那次是補差，就面積不夠，我們正處級的面積是八十平米，我當時住的那個，就是我說外面下大雨，屋裡下小雨那個房子是四十六點八平米，這不是不夠八十平嗎？就是補差。補差我說就隨便，大家挑完了，肯定給我剩一個，所以我就一直在外面出差。等我回來的時候，就是我這小老弟，他不是辦公室主任嗎，那一次是辦公室主任主管分房子，他就跟我說，他說劉大姐，分補差房妳排第一號，我排第二號，就說他本人排第二號，他說大姐，咱倆誰也別爭，妳先挑。這些補差房不都排一號，把這房子排成號，然

後人也排成號，一號的先去抓，你挑這裡的房子，你喜歡哪個要哪個，你就是第一號。我就跟我這小老弟說，我說夢非，什麼一號二號的，咱倆還管一號二號嗎？我說你是小老弟，你先挑，你挑完了大姐再挑，我說咱倆你是一號，我是二號。我把號給他顛倒過來了。結果那次我小老弟可能他就先挑了一個比較滿意的，他挑完了，我又挑了一個。多少年過去了，十五年過去了，他記著這個事，我早就忘光了。這次他去醫院住院，我去看他，實際就等於我去送他，我這小老弟已經走了，十二月十二號走的。他就把這個事，他說大姐，這事這麼多年我想起來我就激動，我沒有遇到過這麼一個好大姐。他媳婦說，她說劉大姐，我這是第一次見妳面，她說我家夢非時不常的就跟我叨咕叨咕，我那時候調到省裡去工作，到那什麼什麼處，我遇到了一個好大姐，對我們特好特好。這就是我小老弟，他現在還記著。所以想想，你一個人的一言一行可能就影響另外一個人的一生。他永遠說，他有個樣子，他說大姐，分房是個很艱難的工作，因為我看到妳這樣，我心裡特別踏實，我就想，我這工作不難做，我也給大家做個好樣子。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就覺得一定要把別人的利益考慮在前面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後面。你這樣做，你首先你有人緣，為什麼？誰喜歡那些貪心的人？什麼東西都腦袋削個尖。

我記得當年我們省政府是全國第一次公務員評全省十佳公務員，那是第一次評，就像現在評十佳道德模範，十佳什麼什麼，那次就是那個意思，十佳公務員。當時全省提名是二十個，我就是其中的一個，但是你最後拍板是需要在這二十個人裡定出十個人，十佳公務員。有人真是對我挺好的，他們也比較了解內部情況的就偷偷的跟我說，說能不能自己做點工作。當時我腦袋笨，但是這個話我聽明白了，那個做工作我也知道什麼內容，我說我不是這個性格，

我也不做這個工作，我也不想當十佳公務員，最後的結果確實是，那把十佳公務員我就沒評上。那很正常，你說二十個人，我看誰的事蹟都比我強，所以評誰我都沒意見，就是這樣。如果你想，你看這個材料，我覺得我比他們都強，這把就應該評我，那你肯定心裡不平衡。所以評上的十個同志，我真是從內心裡想向他們學習，好好的為人民服務。這是我講的第一條，從不爭這個、不爭那個開始。

第二個，我是從學會放下開始的。首先放下什麼？放下自私自利。咱們別光說個冒兒，為什麼？我覺得這個自私自利這個根是太深，你要想挖這個根很難很難的。但是這個東西又是影響我們修行證果的一個罪魁禍首，所以這個自私自利必須得把它放下。我以前曾經說過，我說這個自私自利這個詞好像不太準確，我總覺得這個自私之後他沒有自利，因為什麼？他自私只是暫時佔了一點小便宜，實際他佔小便宜的後面他吃大虧了。但是有幾個人明白這個理？他總覺得這個便宜我得佔，不能讓別人佔。他只看到這個便宜，他沒看到後面那個禍害跟著，因為他沒有那個慧眼。

人往往最自私的地方就是眼睛盯著個錢，我就好研究，拔犂眼子吧，我說古人發明這個銅錢，可能當時古人就預料到他的後世子孫把這錢會看得很重，所以中間就留了個窟窿，留了個眼，幹什麼？讓他後世子孫好鑽這個錢眼。你說現在咱們是不是鑽這個錢眼？我就從那個銅錢中間那個小方方窟窿，我就聯想到咱們現在真是把這個錢看得太重太重了，唯錢是圖，反正只要為了這個利，我就千方百計的，不擇手段的。所以這個東西確實對我們傷害非常大，但是往往我們又注意不到。這是一個。

第二個要放下得失。很多人有一個共同的理念，就是怕吃虧，有沒有這個？反正小時候我記得爸爸媽媽對我和我姐姐的教育，第

一條是寧可吃一百次虧，不可以佔一次便宜。這個就好像聖人訓一樣，深深紮在我和姐姐的心裡。我們這一生就遵循爸爸媽媽這一條教育，就是吃一百次虧，也不佔一次便宜。就現在我回想起來，我覺得這一條我和姐姐基本都做到了，沒佔過人家的便宜。明明有的時候就擺在那兒，便宜就擺在那兒，甚至有我的老同事說，素雲妳知不知道，那個榮譽就該是妳的，妳說妳為什麼，妳伸手就把它拿去了。我說這個手我不能伸，我心裡想，爸爸媽媽沒教我在便宜面前，在利益面前去伸手。就是那種奉獻的精神，我們現在不具備，光想索取不想奉獻，這就是怕吃虧，想佔便宜的一個突出的表現。

我們怎麼樣來看待我們現在在這個世間的生活？老法師告訴我們，說得特別形象，說我們現在在這個人世間，生活在這個娑婆世界。來之前稍有點感冒，所以說稍微有點淌鼻涕，沒關係。我昨天跟大家開玩笑，我說我今天是鼻涕將軍值班，是不是？人家值班也很辛苦，它累了它就淌出來，我就擦擦就完了，讓它也休息一會。什麼事在我這就像它手心手背似的，你們這麼看是手心，我翻過來看它是手背。所以這個鼻涕它也是好事，我這兩個大疙瘩今年是第六個年頭了，一摠邦邦硬，我沒說嗎，時不常大了，這麼低頭困難。但是我就想，我說阿彌陀佛給我派了兩個護衛，人家是大護法，護持我這咽喉要道是不是？任務重了的時候，人家又上門外面來站著，任務輕的時候，人家就回門裡去站著，你說人家是不是在盡職盡責？咱們得感恩它。所以這六年這個東西我從來沒看過，我也沒尋思過，我也不想它是個什麼病。說實在的，換另外一個人肯定就該琢磨了，這個東西一摸邦邦硬，是惡性的還是良性的？早跑醫院去了。我一次沒去，我就想，它該是啥就是啥，是不是？因為我有一條，我隨時準備回家，愈早愈好。現在不是師父給我任務，不是阿彌陀佛給我任務，如果今天讓我回家，我真是不等明天。這前一

分鐘讓我回家，我絕不等後一分鐘。你說有這個信念，怕什麼？無所謂，什麼病在我這都不是病。就是所謂的有病了，有病無痛，就是這麼個理念。因為什麼？阿彌陀佛。另外他們有好幾個人跟我說了，說我的護法特別厲害，我也不知道我護法在哪，我也看不著，他們都說，劉老師妳可不知道，妳那護法太厲害了。為什麼？我自己的結論是，我一身正氣，我沒有歪風邪氣，我不搞那邪門歪道，所以我的護法就多，我的護法就厲害，就是這樣，邪不壓正。

老法師告訴我們，說我們來到這個人世間是什麼？下面說的話是老法師原話，「暫住」，就是暫時住這裡，短期的，暫住，「像住旅館一樣，我們是等著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這個地方的一切與我沒關係。大家對我好，我尊重他；大家對我不好，我也尊重他，因為我住不了幾天就走了，何必跟人過不去」。就這一段話是老法師的原話，實不實在，形不形象？確實是這樣。所以我就想，我們是不是都是旅遊觀光者，來到這個娑婆世界來旅遊、來觀光。所有的觀光點你都看得差不多，再沒有啥可看的了，你不就該回家了嗎？你還老在外面蹣跚啥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外面蹣跚幾生幾世，我說這一生這一世叫師父把我逮住了，肯定把我逮回家了，我就有這個把握。所以咱們大家也是，觀光完了，咱們旅遊就結束了，結束了你回家你還上哪？就回家了。但是一定要找到真正的回家路，要回西方極樂世界那個我們真正的家。你要做這樣的想，實際既非得也無失，無得無失。你說你得了，實際你啥也沒得到；你說你失了，啥也沒失掉。這個理念上哪裡去找？《金剛經》說得非常明白，沒有得、沒有失，是不是？沒有生、沒有滅，這是我們的自性。你這個想明白了，你就不怕吃虧。

再有要放下什麼？放下家親眷屬，要放下情執。我們每個菩薩們想一想，你最難放的是什麼？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，我最難放的

是情執。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情執放得不錯了，結果遇到具體事了，我才發現沒放下，最起碼是沒完全放下，這個親情實在是難放。是不是說我們學佛的人就沒有情，就無情無義，那不成冷血動物了嗎？不是這樣的，我們學佛人也有情也有義，但是我們不能要那個執。情執、情執，有情沒什麼說的，沒什麼錯，但是一定不要執這個情，這就對了，這要把它位置擺正。這個東西是最難放最難放的，尤其是當他臨往生之前，也可能最後那一剎那，牽掛的就是這個親情。

我去年來的時候我跟大家說，我送一個佛友，我胳膊摔就是這個原因，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我是頭一天六月六號去醫院看她，我六月七號早晨六點半就把胳膊摔碎了，所以刁居士和大雲跟我生氣，薙惱我，說我手伸太長，妳不該管的事妳為什麼要去管？我說我認為我該管，是不是？她要走了，沒有多少天了，我去看她的時候，我覺得十天半個月、二十天頂多了，但是她沒有放下她媽媽。她說她媽媽五、六年前往生了，也不知道誰給人家看的，說人家媽媽在地獄裡，結果她要往生了，面臨的第一障礙就是她要把她媽媽先救出來，從地獄裡救出來。當時我跟她說，我說妳沒有這個能力，沒有這個本事，妳現在唯一重要的是自己念佛求生淨土，先把妳自己的問題解決了。結果還是不行，她還是要把她媽媽救出來，而且她說，我要從十八層地獄裡把我媽媽救出來。當時給我氣得，我就尋思誰這麼胡說八道，告訴人家媽媽在十八層地獄裡，你坑不坑人？但是沒辦法。後來我說那樣，妳媽媽的事歸我管了，妳自己的事妳現在把它擺在第一位，妳好好念佛求生淨土。這個問題解決了，這放下來就算放下一個情執，第二個情執又上來了，拉著我的手，眼睛瞅著她的丈夫，對我說，告訴我，劉姨，我可捨不得他了，我不想死。你看媽媽這個執我給她就算破了，丈夫這個執又上來了，



就那個眼神，她跟我說話的時候，她眼睛是一直瞅著她丈夫，就是這樣，你就看出她那種高度的眷戀。完了，就這一下子糟了，你們不說劉老師送誰，誰上西方極樂世界嗎？這個她可沒上西方極樂世界，她到哪道去了？不好說，是不是？肯定沒去什麼好地方，這個我心裡有數，但是具體去哪我不知道。

可不可惜？機緣遇沒遇到？這個緣應該是很不錯，下了那麼大決心，我一去她跟我表態，說劉姨，我要做妳送走的第八尊佛。當時我都愣了，我說誰說我送走七尊佛了？她說我們算的，我們算出來的，妳已經送走七尊佛了，這回我往生極樂世界是第八尊佛。第八尊佛沒當上，是不是？不但佛沒當上，這個結果可能不是那麼太理想。後來她走了以後，因為你看，我去看她第二天早晨我就把胳膊摔碎了，我就住醫院了，後來一直到她往生，半個月以後她就往生了，我就再沒見著她。走得不好，真是走得不好，我特別可惜她，不是緣沒遇到，而是就這個情執把她害了。所以我說咱們不管是老菩薩們，還是年輕一點的菩薩們，趁早的先放這個情執，別臨走之前就差那麼一點時間，突然就想起來我家誰誰誰。我告訴大家，你啥最放不下，你先把它排第一號先放，情執放不下，先放情執；錢放不下，先放下錢。你現在趁早把你那個錢、財產都把它安排好，該分給誰分給誰。但是我可告訴你，你分早了，分不均勻，你麻煩了，到時你往生的時候兒女們沒人管你了，因為啥？人家要管的是那個錢。

我舉過那麼個例子，一個老菩薩搞醫的，也不知道她怎麼有那麼多錢，沒走之前就給兒女們分，分十萬的嫌我少，分二十萬的不嫌多，結果兒女之間就開始打仗。你說這個時候老菩薩已經病入膏肓，已經想說都沒力氣了，結果老人家就眼巴巴看著這兒女們打仗，就為分這個錢不均而打仗，她著不著急，她難不難過？結果就在

這時候又翻出了十萬塊錢的券，說這個券將來能變錢。結果人家這兒女們又得分這個券怎麼個分法，就在這個時候老太太一口氣沒上來死了。這個時候兒女們心想，不是想著媽媽，怎麼給她辦後事，而想這個券怎麼個分法，所以匆匆忙忙把老人家就送到殯儀館，推到那冷櫃裡去凍上了，那不是寒冰地獄嗎？因為當時嚥氣就送去了，然後電門一給就凍成冰塊了。等三天出殯的時候，因為開始裝的不是那個紙棺材嗎？出殯的時候，老人家十個手指頭從那紙棺材裡摳出來，都在外面伸著，為什麼？她進寒冰地獄了，她神識沒有離開，她冷，冷她就掙扎，她就抓，所以把十個手指頭都抓到棺材外面去。你說老人家有沒有錢？有錢，這就是老人家有錢的結局，多麼悲慘！我們可得引起教訓，錢絕對不是個好東西。所以現在我基本上不沾錢，另外我這輩子阿彌陀佛給我的這個性格，我對錢不感興趣。我一般來說我都數不過來，你給我個千八百塊錢，我得數半天我才能數出來，那何苦！所以現在我不管錢，我也不沾錢，護法居士把我的衣食住行都安排得好好的，我根本用不著摸錢。所以說鑽錢眼那個事絕對攤不到我身上，我不去鑽那個眼。

所以我勸大家，既然你都知道宇宙真相是什麼了，不可得，畢竟空，這些你都知道了，你還有啥戀著的、牽著的、捨不得的？舉個例子，就是咱們是不是也都去送過別人？有往生的同修、家親眷屬，咱們去殯儀館去送，你看到他你就應該想到你自己，現在送的是他，他躺在這，可能明天就輪到你，你看他，他拿走啥？以前我舉過這一個例子，有一家兒女有錢有勢，父母就想風光排場，結果走的時候頭底下枕著錢，手裡攥著錢，褥子底下鋪著錢，腳底下踩著錢，反正都是錢，人民幣。結果去了，後來我說了以後，我說大家你當笑話聽就當笑話聽，你要不當笑話聽你就不當笑話聽，結果老人家這不送走了嗎？老人家到哪去？到閻王爺那去了，給閻王爺

行賄去了，拿著花不溜溜這些人民幣這個錢，讓閻王爺給他安排個好地方。閻王爺不認識，說你拿的什麼東西，花溜溜的。他說這是人民幣，我們人間現在就認這個，不認別的。閻王爺生氣了，說你在人世間搞賄賂，到陰間來了跑我這來賄賂，十八層地獄待著去。結果帶了那麼多人民幣沒起作用，整十八地獄去了，你說划得來划不來？所以我說這個，你要說笑話是笑話，你要說真事也是真事。而至於上沒上十八層地獄，那個閻羅王怎麼說的，我沒在現場我不知道，但是老人家走了以後就這麼個安排法，這個錢、這個事是真的。

所以我想我們一定要捨得，人不是說大捨大得，小捨小得，不捨不得。捨得捨得，這個詞你把它弄透了，捨掉什麼？捨掉虛妄的才得真實的。虛妄的你不捨，你怎麼能得到真實的？第二個，捨掉痛苦的才得快樂的。我原來是生活在痛苦的深淵，可以說痛不欲生，現在我把那個痛苦捨掉了，我得到的是快樂。我現在絕對快樂，我說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、最快樂的人、最瀟灑的人、最自在的人，現在我自己感受我就是這四種。人生能活到這個分上那才是真正生命的意義，而不是我做多大的官，我有多少財產。第三個是，捨掉短暫的才得永恆的。人世間這一切全是短暫的，只有西方極樂世界是永恆的，捨掉世間的才得極樂的。世間這些東西，我們為什麼把它看得那麼重？什麼高樓大廈、別墅，什麼車，要不有時候他們都笑我，老太太盡說傻話，問我什麼車怎麼的。因為現在我一出門，我很少出門，就是二〇一〇年我見師父以後，譬如說到蘇州、到大連，我就去過那麼一次、二次，可能是對老太太比較重視，接我那車都比較高檔。但是對我來說，可惜我不認識，人家一說，老太太妳知道那車是什麼車嗎？我回答是四個轂轆。是不是？他問我什麼車，啥牌子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告訴他四個轂轆，這個絕對沒錯

，是不是？可能它有個備胎，攔哪放著我不知道，它地下跑著轂轆肯定是四個轂轆。人家笑我，說老太太妳知不知道，妳坐的是寶馬。我說那坐的是寶馬。他們後來還有什麼大奔，什麼叫奔馳什麼什麼的，對我來說都一樣，只要它能轂轆，能把我從甲地拉到乙地，這就可以了，就這麼簡單，幹嘛把生活搞得那麼複雜？反正我這一生過的是比較清貧的日子，我覺得很幸福、很快樂。不有這麼一句話嗎？說「世間不捨，極樂不得」，你肯定你得捨掉一個，你才能得到另一個。這是我講的第二方面我從哪做的。

第三方面，從依明師學起。就是我們這一生修行，一定要睜開你的慧眼找一個明師，這個明師是明白的，不是出名的，明白什麼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我前兩年講課我說了一首偈子，就是一定要依明師，就是明師非名師，第一個是明白的明，第二個名是名氣的名，我說明師非名師，一定要找這樣的師。為什麼？因為明師教你的真東西，他教你的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把真東西傳給你。你要找一個出名的那個師父，不一定教給你的是真的。

現在我說到這，大家都可想而知，我們遇到了明師，為什麼我昨天說千載難逢？我們遇到了老法師，我們是最最幸福、最最幸運的人。你想想，老法師有多少可貴的東西值得我們每個修行者學習？我確實是在我內心的深處，我深深的佩服咱們老法師，讚歎老法師，就是別人再說什麼，我都不會離開老法師。因為什麼？就老法師那種博大的胸懷，就這一條都夠我們學了，我從來沒有見到哪個人、哪個法師能有這麼博大的胸懷。首先我說我見識不廣，見識少，我不是見多識廣，我見到的無論是出家人、在家人，就像老法師這種胸懷的，我認為師父是頭一個。上無片瓦，下無立足之地，現實就是這樣的。我記得師父有一張照片，照片上沒有腳。我當時看了這張照片我還想，這個攝影師技術怎麼差？怎麼沒把師父的腳照

上，照個半截相？後來我就好奇，我見著師父就問師父，我說師父，您老人家有一張照片，怎麼沒把腳照上？大家還都有，那我就想就流通了。師父說，那是表法，表我無立足之地。我才知道原來師父這張照片也是表法，表無立足之地。

現在說，應該說前年才有現在這個六和園，這個小地方，是一個老居士結緣供養給師父的，就這麼一塊小地方。那個房子一百年歷史的老房子，質量非常好，厚實，現在蓋房子蓋不出來那樣質量的房子，面積不大，但是非常清靜，像個世外桃源一樣。師父非常開心，就是剛有這個房子，還沒收拾，他就帶我去看，去看看那個六和園。我去了，我說師父挺好。現在收拾完了，收拾非常簡單，但是一看，讓你心情非常舒暢。你說那個名字也好，不是現起的，原來那個地方就叫六和園。你說咱們不要修六和敬嗎？恰恰師父住那個地方就叫六和園，你說是巧合嗎？

師父幾十年是過著漂泊的生活，那可是周遊列國，是過著漂泊的生活，各種奇特的經歷，我們可能看都沒看過，想都沒想到過，師父都經歷了。就是這些艱難困苦，這些逆境、困境絲毫沒有影響他老人家的人格魅力。我說這個人格魅力太重要了，比你億萬家財都要重要得多。老法師這個人格魅力不是財富，也不是地位，這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我們都有切身體會。為什麼老法師現在的信眾一點不減少，而且是愈來愈多？就是他的魅力所在，他的凝聚力、他的向心力、他的磁場是把大家吸引到一起來了，是不是這樣？我們從老法師那裡得到的就是這個無比強大的正能量。

我每次來到師父的身邊，我都感到非常幸福、非常溫馨，沒有一點陌生感，我沒有想師父多麼多麼高，我是小學生，我是弟子，我怎麼的，我就像一個孩子回到了慈父的身邊，真是這種感覺。今天早晨我們到外面去接師父，師父每天從六和園到山頂花園來，師

父一下車，走到我跟前，笑呵呵的又開始掏兜，反正師父一掏兜，我的想法就是師父又要給我掏個什麼小玩意了。這個時候師父掏出來一串佛珠遞給我，告訴我，這是海賢老和尚親自種的，叫草菩提，是老和尚親手穿的這個佛珠，給妳吧！所以我回到房間我跟大雲說，我說這是我來香港師父給我的一件寶，一串不起眼的草珠，我們北方給它叫草珠，但是我跟你們說，你們都鼓掌了，可見而知，是不是寶？絕對是傳世之寶，師父給我了。另外師父給我兩本書，《大經科註》的校對本，是師父講課親自用過的，那上面都有師父的批字。經書是黑字，師父用紅筆在那上批的，凡是有錯誤的地方都標好了，兩本書，上下冊。我理解師父的意思，讓我回去好好學習，不能辜負師父老人家對我的期望，也不能辜負同修們對我的期望。這是我來香港的又一件寶。

上一次我來香港，師父給我寫了一個墨寶，我講課可能跟大家說了。因為我來了這麼多次，見了這麼多次師父，我從來沒有跟師父說，老人家給我寫一幅墨寶，因為我看到別人要墨寶。我沒有這個念頭，我就想老人家太忙了，是不是？你也要，他也要，老人家太累了，因為寫墨寶他得需要時間，老人家每天的工作量我是看在眼裡的。那一次是十二號，師父中午讓我們到六和園去吃午餐，因為第二天十三號我回哈爾濱，到晚上同修們安排我見義工同修，我有活動。他們告訴我說，師父過來了，我還想，師父怎麼今天晚上過來？他們說師父要寫字。我心想，師父怎麼這個時候要寫字？我沒想師父是給我寫墨寶。等我見完了同修，第二天我要返程之前，勝妙法師把包好的這個墨寶遞給我，說是師父老人家昨天晚上給妳寫的墨寶。這已經是包裝好的，我拿回去一看，我就想，這回我可佔便宜了，給別人寫墨寶可能是幾個字，也可能是個條幅式的，給我寫了一本，一個小折本，一折一折那本，一本。所以我就想，你

說你不求，可能是該你得你就得了，你看我從來沒跟師父提過任何要求，所以師父就把這個，他那次那個墨寶也是對我的一種囑咐，實際也就是我以後應該怎麼做，大家修行應該怎麼做，那就是一個指導性的東西，通過我來轉達給大家。我記得好像是吉林的小于，我讓他把那個掛到網上，也讓大家來分享這分快樂和幸福。

大家想一想老人家這一生，他現在所說的、所做的，是不是每件事情都是佛門的事，沒有一件是他老人家自己的事？你想想，老人家八十八歲高齡了，我們在座的，我不知道別人，反正我能不能到八十八我不知道，因為我把自己交給阿彌陀佛了。如果阿彌陀佛讓我留到八十八，我能活到八十八，否則的話我可能活不到那個時候。八十八歲老人家現在每天的工作量，我看我們年輕人可能都不能勝任，不能擔當。每天晚上，以前我是師父到什麼時候把師父送走了，最近尤其是這一次來，有時候晚上師父什麼時候走的我都不知道，可能我這面我已經休息了，師父那面還在工作，還在會客。真是，老人家，如果說老人家辛苦，我還得這樣說，老人家不辛苦，就是你怎麼看，用凡夫的眼睛看，師父很辛苦；用另一種眼光來看，師父不辛苦。我們肯定是不行，因為什麼？我們是凡夫俗子。所以我這次來我跟大家說，我又得起個高調，過去我說師父是難得的一位高僧大德，我這次說，我說師父是當代難得一遇的一位聖僧。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。

第三個問題，「悟由自心，不由他悟」。很明白，就是你要悟，不是向外面去求，是你自己的心開悟了。到外面求，別人是幫不了你忙的，只能是佛菩薩把道理講給你聽，你聽明白了，你照做了，你自己就悟了，而不是別人去幫你悟。有這樣兩首偈頌是這樣說的，「悟由自心，非從外得，盲目外求，一無所獲」，這是第一首。第二首，「慧由心生，心要清淨，斷除以往，智慧自生」。這就

是解釋悟由自心，不由他悟的兩首偈頌。下面我想根據這兩首偈頌，你還得說說怎麼樣達到這兩首偈頌的意境，怎麼能做到？

第一，莫外求。雖然這個是老生常談，但是這個絕對是重要的。你要是外求，就像偈頌所說的一無所獲，必須得內求，向自己的自性裡求，你的自性就是一個珍寶庫，什麼珍寶都有，一個都不帶缺的。只是你現在智慧那個門你沒開，你不知道；等智慧門打開了，你一看，原來我自己有這麼一個寶庫，我為什麼原來不知道？因為原來你迷，你沒醒悟過來。我記得我每次來香港可能都談到這個話題，今天是第八次說這個話題，反覆你們要耐心聽，因為這個太重要了。到目前為止，我覺得絕大多數的同修還存在外求的問題，像偈頌所說的那樣盲目外求，一無所獲。外求求不來，求者必然生煩惱，你想想你是不是這樣？你有求你沒求來，你心裡肯定是不痛快的，你心裡一生煩惱，怎麼樣？下面你正念就失去了。正念失去了，那來的肯定就是邪知、邪見、邪念。有的同修說，劉老師，為什麼現在這個附體這麼多？我說這個附體多就是咱們正能量少，負能量太大，是不是？一個人如果你陽氣盛，歪門邪道它貼不了你身。你一身正氣，你整個人是佛光的光環照著你的，歪門邪道它根本就近不了你的身。近不了你身，它怎麼能附上體？就這個。你陰氣重了，你成天琢磨那個歪門邪道，有點小毛病，找這個瞧瞧、那個破破，好，你愈找你愈附體，你愈遭罪。

我勸了多少把了，有的同修就不相信，我就說阿彌陀佛好使，我就找阿彌陀佛；他就覺得那好使，他就去那找，那咱倆的結果就不一樣，對不對？我為什麼敢挺直腰板走路，挺直腰板做人，我自己都覺得我陽氣盛，我一身正氣。妖魔鬼怪，說不客氣的話，他都尊敬我，妖魔鬼怪不找我的麻煩，有什麼事我跟他們一說，人家樂呵呵的就接受了，就完了。因為你沒有那個正氣，你跟人家商量，



人家不服你，不服你怎麼辦？折騰你、折磨你，就是這樣，你不喜歡嗎？你喜歡就給你來點，喜歡給你來點，一開始你美滋滋覺得挺好的，我有神通了，我比別人強了，好，小神通先給你一點，最後那大神通就不是神通了，那就是歪門邪道，你上套了，是不是？你上當了。你再想抖擻你都抖擻不下來，你知不知道，請神容易送神難。有的同修那個附體難受，我也很可憐他，但是有時候真是讓你又可氣又可笑，你怎麼勸他他不聽，他就覺得我要有點神通多好。我一再勸導大家，千萬不要求神通。神通有沒有？神通有，它是自性，自性裡那個神通是真的，求來那個神通百分之百是假的，你為什麼要去求神通？這是第一個莫外求。

第二個，斷疑網。簡單說，就是要把那個疑惑的網給它斷掉。這個疑是又一個攔路虎，攔我們修行證果的攔路虎。我們現在有多少人說我一點不懷疑，我對我自己不懷疑，對阿彌陀佛不懷疑，對極樂世界不懷疑，我就是要一心求往生，親近阿彌陀佛。這樣的同修們能有多少？我們每個人自己問問自己，自己對照對照，還是這懷疑、那懷疑，這也不信，那也不信。因為什麼？你這個東西你要有懷疑，肯定就是不信，或者是半信半疑。你不信，你半信半疑，這個事本來是真的，你可以受益的，因為你半信半疑，或者你一點不信，那你就一點利益也得不到，你受不到法益，是不是？

我就不客氣舉個例子，譬如說我姐姐往生了，那光盤我再次跟大家說，百分之百真實，沒有一點虛構，我是從頭至尾跟下來的。我是第一次看見這樣往生的，就是這樣活著往生是怎麼個活著往生法，我是人生以來我頭一次親眼看到的。所以現在儘管有人說三道四，一點動搖不了我，因為我親自在場我看到的，那不是我聽別人說的。就是這個，我為了怕大家有這樣那樣的懷疑，有這樣那樣的說法造口業，所以為什麼那張光碟一開始我先來跟大家說，跟大家

介紹。我就想，我在跟前我知道真實情況，我如實的跟大家說，解除大家的疑惑，結果恰恰有些人他還繼續疑惑，而且還說那麼刻薄的話，所以給我嚇得沒辦法，我只好每天給他三拜，我三禮拜我拜一年我發願，就給這些罵聲最高的人來迴向，我怕他們下地獄。我記得我跟大雲和小刁說，因為她倆在我身邊，我說一定要把罵聲最高的這些同修排在最前面，一定要先救他們，因為他們現在是最危險的，那一隻腳已經踏到地獄門口裡去了。我說就兩招，一招是一腳把他踹下去，不管他；另一招就是把他拉上來，不能讓他進去。我說怎麼辦？一是每天我迴向給他們，念佛迴向。我是從去年的一月十號迴向到今年的一月十號，正好一年，這是我發心發願。第二條，我說每天給他們頂禮三拜，化解冤怨從我做起，希望你們能夠不要再說這些刻薄的話，不要造口業，不要造阿鼻地獄的業。後來就是六月七號以後，我胳膊摔碎以後到現在我不能磕頭禮拜了，但是迴向我是給他們迴的。

後來小刁和大雲不服氣，說憑什麼？人家罵妳，調愈高妳愈往前排，我們好好修的，妳還給我們放後面去，不公平。但是因為我堅持，我說妳們照我的話去做，沒錯的。佛菩薩大慈大悲體現在哪？人家罵你兩句你就跟人生氣，就恨人家、怨人家，就要一腳把他踹進地獄去，我說哪個佛經這麼教我們的？我說釋迦牟尼佛沒這麼教我，老法師沒這麼教我。老法師和釋迦牟尼佛這兩位老師教我的，佛菩薩不讓眾生煩惱，佛菩薩是大慈大悲的。我說尤其是我姐姐是觀世音菩薩再來的，我姐姐是觀世音菩薩，她肯定大慈大悲。姐姐走了，妹妹這大慈大悲就丟到一邊去了。別說大慈大悲，還恨人家、怨人家，跟人家搞對立去，我說這不是佛弟子所應該做的事情。叫我把她倆說服了，說服說行，那我們回去拜。結果到現在為止，大雲沒向我報告究竟她拜沒拜？小刁向我報告了，磕了七天

，到磕第七天的時候上我那去報告，噉著大嘴巴子說的，生著氣，還沒消氣。大姐，我跟妳說，我磕七天就夠意思了，我不磕了，要磕妳自己磕去。她理解，小刁不太理解，心想妳怎麼這麼，意思妳怎麼這麼軟，叫人都熊到這個分上了，我還天天給人磕三頭，還給人叨咕叨咕。我說必須得這樣做，我說我要是去跟他搞對立，他罵我他會上網，我說我不上網，是不是？你說我心裡起點對立的念頭，那都是錯誤的。所以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，就是斷疑網。現在這個風波好像逐漸在減弱，就是罵我姐姐或者是罵我的這個聲音好像愈來愈少了，不管他什麼時候罵，你都耐心聽著，是不是？他罵你，你就當他念阿彌陀佛，他給你消業障的，就完了。你請你都請不來，你一分錢沒花讓人家努力的給你消業障，你不應該感恩人家嗎？為什麼要恨人家？

第三就是要信佛說。你看佛是親證的，我們現在達不到親證的那個目標，對不對？我們還沒達到親證，怎麼辦？你要是有智慧，你信佛說，佛絕對沒有妄語，佛告訴我們的都是實實在在的真話。你信佛說，按佛說的去做，你就成就了，這是第一條最簡捷的道路。你說我們多幸福，佛把路都給我們看明白、探明白了。我後來不是說嗎？我說老法師把紅地毯都給我們鋪上了，你就按照這個道走，就回家了。但是不信，不信佛說，就像前面第二是有懷疑。第一個是信佛說，第二個是怎麼辦，就是你自己努力去修，爭取自己能夠修明白，你自己要悟到了，你肯定就不懷疑了，是不是？你像我為什麼這麼堅定？因為我自己經歷了，我自己經歷的事那肯定我不會懷疑我自己。首先我了解我自己的脾氣秉性，我知道我別的優點沒有，但是我第一條我真誠，我不撒謊，我說的都是真話。我姐姐往生之前，提前佛菩薩告訴我我姐往生的時間，我真有疑惑，我姐二十一號往生，我十九號那天磕頭我心裡還懷疑，我就叨咕，我說

阿彌陀佛，這可是大事，千萬別讓我打妄語，我不能誤導眾生。一頓呵斥，妳懷疑什麼？給妳的信息都是真的，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點準時表法，後面畫個句號。你說我還有什麼懷疑？說實在的就這個事，如果不是二十一號十二點一分一秒不差，我姐準時活著往生，那我可能理解大家這個懷疑，因為我十九號我還懷疑。我姐差兩個鐘頭要往生的時候，那點都要到了，那障礙還在那障著，我當時還想，這還有兩點就要到點了，這障礙還擱著演著，那還跟我橫著。後來我姐走了以後，我跟小刁和大雲說，真嚇人，就大姐走，就這個觀音菩薩再來的往生，我在那坐鎮，這障礙都障到這種程度，差點沒把我整到公安局蹲監獄去。人家說了，妳搞迷信，妳共產黨員搞迷信，我打110。就這樣我當時態度非常溫和，我說隨便，抓去，我要坐這監獄，我寧願把牢底坐穿，我在監獄裡我也念我的阿彌陀佛，我照樣回西方極樂世界。就是這樣，所以信念堅定不堅定，決定它的效果不一樣，如果稍微有一點猶豫，糟了。

再說一點，第四個，落葉歸何處，根在極樂邦，就扣在我們這個題上。因為還有幾分鐘，咱們不要佔用時間，所以我就把後面有一段我跟大家說說，可能要延長大約兩分鐘，因為我覺得這一段比較重要。這一段是什麼？算題外話，就是昨天協會的同修安排我去尖沙咀和那裡的義工同修們見面，我原來想可能也就十個、二十個的，大家圍個圈就像聊天似的聊聊，所以我沒有準備，大雲說，劉姨帶不帶眼鏡？我說不用，就去了。我一進屋一看，這麼多人！後來那個協會同修說，因為明天有法會，同修們今天都趕來了，全國各地來的。我一點思想準備沒有，結果昨天還好，那個屋還都坐下了，最後搞的那個小凳子、大凳子，反正同修們都安排坐下了。所以我就想，就是大家聽說劉老師來了，都想見見劉老師，我剛才說了，我心情和你們是一樣的，只是我現在身不由己。我說我們都是

同參道友，我們都是兄弟姐妹，我們都是至親至愛的親人，你們愛我，我也愛你們。我曾經說過，我愛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，所以有人給我寫信，讓我給誰，他的親人誰誰迴向，我跟大家說，實在是如果讓我一一點名迴向，我真是迴向不過來，我就是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一併迴向，你們的親人都包括在內。昨天和同修們見面，我非常開心，你們覺得見一次劉老師真難，我也有同感，我見同修們一次也真難。不但見同修難，我現在出一趟我自己的家門真難，出門就被圍，這就是名人效應吧。我過去不知道什麼追星，現在我才知道了什麼叫追星。我說過去年輕的孩子們追歌星、追影星、追明星，我現在出名了我才知道我也成星了，我是一顆被迫的老星。

我想跟同修們說，這顆老星你就不用追了，到時候我心裡有要跟大家說的東西，我肯定會出來說的，但是我一定是上香港佛陀教育協會來給大家講，在國內各地我不會出去講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說你們也別著急，也別今天要請劉老師來，明天要請劉老師來，那你是請不動的，我絕對不會出去。所以大家不要老追我，這次大家看到我了，看到真的劉老師，看明白了吧。你看我坐得比你們高，你們都看見，昨天那邊的條件不如這邊好，我說你們都坐下，我站著，這樣你們就看清楚了。我說實在不行，我再繞場一周，讓大家都看得明白，我不就是那麼一個平平常常的老太太嗎？不要老想見劉老師，我倒建議大家聽聽我在說什麼，不要老想著見我，要聽聽我在說什麼。這個對你有用，就是你把我說的你聽明白了，對你是有益處的，你看我沒啥實際意義，再看就是這樣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們能把我愈看愈漂亮，我也喜歡讓你們看。像這次我來香港，同修們又說，劉老師，妳這次來比上次來還漂亮，比上次來還精神，比上次來兩個耳朵還大。你們愛聽好話，我也愛聽，因為我也是凡夫。

，所以你們表揚我、誇獎我，我也美滋滋的。所以我說有光碟，你回家一放光碟，又能看住了，還看得清楚，又能聽我說啥，這不是兩全其美的事嗎？所以只有你把我說的東西聽明白了，我說它有用，能幫你了生死、出輪迴，這個事大。你看我不是什麼大事，其他事你都統統把它放下，一定要集中精力。不有這麼一句話嗎？叫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。制心在哪裡？四個字，阿彌陀佛。辦什麼事？就辦了生死、出輪迴這個事。一個心制在一個地方，辦這麼一件事，多簡單，特別好記。我現在辦的就是這個事，別的事和我都沒關係。

我也藉此機會跟同修們說，以後盡可能不要給我寫信，這個就算我求求大家，也不是我端架子，因為大家給我寫那麼多信，我來香港之前，一下子給我轉過去四十多封，我一天回電話回了二十多個，我那手機我還不太會用，正說話沒一分鐘、二分鐘它黑屏了，我就傻眼了，怎麼辦？這手機它怎滅了？不會鼓搗，就得等好幾天以後大雲過來，我說快看，我這手機為啥是黑的？大雲說沒電了，那我都不知道。我現在打手機的水平，我告訴你們到哪了，他們給我拿的一個是最簡單的手機，反正那面一來電話，我知道摁一個鈕我就可以接，我現在能知道按那個綠鈕了，剛開始的時候，一來電話我就摁紅的，一摁紅的就滅了，我在那擱耳朵一聽，怎麼沒了滅了，完了。因為什麼？大雲後來發現，老太太，妳得摁那綠鈕妳才能接。這回我知道了，摁綠的。然後我知道我往外撥的時候，把號撥過去，再摁下這個綠鈕就撥過去了，我就放在耳朵聽。但是中間一出點故障，我就玩完，我就不知道怎麼辦了。因為我住的地方偏僻，信號特別不好，說話斷斷續續的，聽不清楚。我一般不打電話，我要打電話時候我把電話開機，打完了我就立刻關機，所以你們和我聯繫，你就知道我那號，和我聯繫聯繫不上，你永遠打都是關

機的，就是我現在手機水平就到這。讓我整網啥的，這回師父辦班說得上網，我跟師父告假了，我說師父我不懂網，我不上網，我不往網上掛。師父說，好好好。師父准我了，我就不掛在那網上了。我還是大雲給我刻光碟，我跟著光碟跟師父這個學習班。

因為有同修給我寫信實在是太長了，有的寫好十幾頁，我還認真，你給我轉四十封我就看四十封，轉五十封我就看五十封，實在是時間不夠用，我現在都恨不得阿彌陀佛給我四十八小時，是不是？二十四小時我實在不夠用了。我現在是白天辦公，晚上辦公，真是四十八小時我能夠都不錯了，希望大家理解我，我跟你們說的是真話。所以以後不管你的信是什麼內容，肯定我都告訴你念阿彌陀佛，不是我對你不負責任，但是你可能還覺得不解渴，你看劉老師，妳為什麼不給我說具體一點？我媽媽頭疼疼得厲害，妳快點給我解決，讓我媽頭別疼。你說這個劉老師能做到嗎？要是能做到，我成了神仙、神醫了，是不是？不是這樣的。我要是告訴你念阿彌陀佛，你可能心裡還覺得劉老師為啥不盡心盡力？我告訴你念阿彌陀佛，那就是第一妙方，因為十幾年來就是這第一妙方把我救過來的，由死變成生。我十四年前，誰都沒想我能活，我十四年前就應該死，我沒死，為什麼？就是阿彌陀佛，一句佛號把我救過來的，我就念佛念好的。因為我不能用藥，十四年前我就不能打針、不能吃藥，你說治病用什麼辦法？就這一句阿彌陀佛，你說我實踐了，你說我用這個第一妙方把我自己治活了，我告訴你第二藥方、第三藥方，那我覺得我對你不負責任，我不是自私嗎？我得把最好的那個方給你，最好的方就是這四個字，阿彌陀佛，信不信就在你了。

靠什麼來轉變命運？就靠這句阿彌陀佛。命運掌握在誰手裡？掌握在我們每個人自己的手裡，你千萬不要把命運交給別人，你自己一定要掌握這個主動權。那就是說，命運掌握在你自己手裡，命

運是可以轉變的。誰來轉變你的命運？你自己，靠你的自性來轉變你的命運。怎麼轉變？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。我的命運轉變過來了，你的命運也一定能轉變，你一定要有這個堅定的信念。不要想，劉老師，我不能和妳比，妳是什麼，有的人老說，劉老師妳怎麼高，妳怎麼能，妳是什麼再來的。我一再告訴大家，我們都是再來人，只不過是從哪來的不知道而已。你說你不是再來人嗎？我是再來人，我現在我知道我從哪來的了。你也是再來人，他也是再來人，從哪個道來的，來到這個人世間都成了再來人。這個已經不重要了，現在關鍵是我們這些再來人們將來到哪去，這個是重要的，我們要把這個提到日程上來。如果說過去我們是用分分秒秒來讓大家珍惜這個時間，現在我這次來香港我必須告訴大家，要用秒秒秒秒來珍惜時間，過去分分秒秒已經不夠了，要用秒秒秒秒來珍惜時間了。告訴大家，我們珍惜的不是時光，珍惜的是我們的命光，生命的光，你如果再不用秒秒秒秒來珍惜，你就沒有機會了。

我說到這，你聽懂了嗎？定下身來，定下心來，身心都要定下來，定下來才能開智慧。無事僧開智慧，閑道人開智慧，清涼漢開智慧，你成天忙忙叨叨不是這事就那事，你哪能有智慧？我這一次回哈爾濱，仍然是閉門謝客，潛心聽經念佛，大家不要找我，不要請我，我哪裡也不去，我的任務就是先成就自己，再盡自己所能幫助眾生成就。真正的修行人要耐得住清貧和寂寞，要少言寡語，多說不如少說，少說不如不說，不說不如無話可說，無話可說最好，無話可說是佛陀。這叫般若，這是真智慧。

我今天所說的最後這一段話叫題外話，雖然說是題外話，但它重要！為什麼我說過點我也得說說，因為這一段我覺得重要，這一段是今天早晨佛菩薩讓我加的，真是今天早晨佛菩薩讓我加的，就我剛才說的這段題外話，好好品味一下，品出滋味來，你會受益的。



。我願同修們早開真實慧，早得真實利，回歸淨土，親近彌陀。我最後這段話送給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的全體同修們，請你們仔細斟酌；送給全國的同修們，希望你們從中受益，有助於你們回歸自性。

今天耽誤了大家十分鐘時間，對不起，就到這裡。阿彌陀佛。